四書正解

卷之三

中庸

約說合參

口1-12
2544
30-3

仁12
號2544
30-3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虞氏之陸斯道始曰中天中庸可與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於異端斯害也至子思時則有可與者矣學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待其傳也）

孔伋字子思伯魚子孔子之孫也逮事孔子而受業曾子嘗著書四十九篇其載于禮記者乃其畧也漢唐以來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而出之與論孟並列爲四書

（書經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

（書者性命之理）

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二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

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舜禹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

朱子曰明道不及爲書庸已成書皆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　而凡石氏之

所輯録 即子石子重集解 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太全朱子曰曾子學于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于曾子而得其所傳于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于是作爲此書○東陽許氏曰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統二字爲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掇照應○雲峰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無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無加於此也○黃勉齋曰堯之命舜曰執中舜之命禹也則又加之以危微精一之數言此舜之得統于堯者堅可見矣其在堯而禹之得統于舜者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三

丹陽吳荃蓀石彙輯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談象憲孝游
受業門人潘宗垣紫臨仝校
王　非由愛

成湯則制心以禮制事以義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法也湯之得統于禹也其在文王曰不顯亦臨無斁曰不閒亦式不諫亦入非湯之以禮制心乎曰不閒亦式不諫亦入非湯之以義制事乎至武王受冊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係易爻之辭則曰敬以方內義以方外此又武周之得統于文王也至于夫子之授顏子則曰博文約禮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太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事制心之法焉顏子得京復之傳曾子得太學之義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于子思則先之以戒懼慎獨次之以智仁勇而終之以誠至于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擴充此又思孟之得統于顏曾者然也學者誠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則千聖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韓氏古遺曰讀大學不知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審則其人未嘗讀大學讀中庸不知文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嘗讀中庸

【大全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未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仁智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縫隙句句是實○【魯齋王氏曰】是篇分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一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二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也○首章重論道體先從天命說起而後及功化之盛末章重論道體先從下學說起而後歸于天命之極總之以性爲宗以誠爲要以知行合一爲工夫以天人同歸爲究竟也

【天命章全旨】此章是子思述夫子所傳之意以立言也通章以道字爲主蓋性道教爲一章之綱領而道之一字可離非道以上是著其道之本原而戒其不可離戒慎二節承率性之道詳君子體道之功喜怒兩節又從原頭天命之性上說到體道之極功體道而至于位育則命于天者吾能全其天而性自我盡道自我立教自我行人

未始不爲天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

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

【愈曰】子思謂學問之理莫精于性命而功莫大于道教世亦知性道教何謂哉天下之人莫不有性而性非外鑠也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則必賦之理以成性而人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德焉是性原于天乃天命之謂也天下之事莫不有道而道非由强爲也性分之中萬理皆備人各循其性

之自然則日用事物間自有至當不易之理是道根于性乃率性之謂也若夫聖人立法以引導天下則有教而教是強入以木無也蓋人之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則有不能盡協于道者聖人因人所當行之道而裁成品節之以爲法于天下使過不及者皆有所取衷焉是教因乎道乃修道之謂也此性道教之所以名其本皆出于天而是不外乎我也

析講此節本意是著性道教之名義欲人知其出于天而切于人上也當時異端之說亂真將性道教等名義大概皆錯認了于思以此等名義辨之未真則于趨向之路或有不得其正者乃推本其義而發明之天命謂性見外鑠者非性率性謂道見強爲者非道修道謂教見過不及乎道者非教然三句又只重道上性爲道所由成故下只說个道字○天命之謂性本是一理自天所賦于萬物言之謂之命自人物所稟受于天言之謂之性此所謂性乃就人身上指出个粹然至善之理不雜乎氣者言之故集註解云性即理也若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冀註]此天字不是形氣之天即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此命字亦非諄諄之命書所謂降衷于下民易所謂物與無妄

者是也考亭謂命如詔勅性如職任此譬最明君以詔勅付臣臣受之則爲職任天以理付人人受之則爲性故說義云同此一原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率性之謂道性分之中萬理咸備遇事接物隨性之本然者發出來便自有至當恰好的道理若天素所安排者這便是人物所當行乃謂之道又按性是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率循也不是用力字亦非泥就行道人說如仁是天命之性循其仁之性而行則自父子之親以至于仁民愛物即是道也餘可類推○[朱子]曰此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同此一原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率性之謂道性分之中萬理咸備遇事接物隨性之本然者發出來便自有至當恰好的道理若天素所安排者這便是人物所當行乃謂之道又按性是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率循也不是用力字亦非泥就行道人說如仁是天命之性循其仁之性而行則自父子之親以至于仁民愛物即是道也餘可類推○[存疑]章句自然則或出于氣稟或出于物欲安得爲道○率性之道是可體認性善性若不善率之如何有一个道今率此之性無非是道可見性之在人本無不善而有不善者非氣稟之拘則物欲之蔽也○修道之謂教修品節之也品等級也節限制也道自天然等級限制莫非人物所當行者但氣稟有清濁厚薄之異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全能因其道之所在而品節之以爲法于天下使

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于以去其氣禀之偏以復乎天理之正乃謂之教○潛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之制以矯人爲而實原于性命道之自然本有者○蔡氏曰聖人只是修而教思已實其中兼成已成物說爲是如下戒愼中和皆修道之事竊以爲一部中庸說率性處少說修道處多大旨在盡人以合天也○朱子曰修道之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鱉咸若各有个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于人較切于物較畧○程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理之同也修道謂教以然之和修道之教是自然之中率性之道是自性以理言而氣在其中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修道謂教以致其中和○番陽李氏曰道由性而出言道不言性則人不氣之異也○朱公遷曰天命之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于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于高虛言性不言教于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云云子思並言之自可識矣

○性道教註雖兼言物然必以人爲主

道也者一節大意 此二條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作文者多從章下總肯以可離非道數句作二頭是故君子以下作兩脚玩朱子小註云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說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却將此二節配講細玩下節註云既常戒懼而于此尤加謹焉云云則二節固是對說而意則相貫矣緊須如或問云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莫顯則切要處又在于隱微也既言戒懼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愼獨則其所當謹者尤在于獨也戒懼是體統做工夫所以存養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愼獨是又于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所以省察于喜怒哀樂將發之時上下只可分存養省察不可分動靜蓋隱微只是靜中之動也亦不可截然分上下是存天理下是遏人欲盖上存天理所以制人欲下遏人欲正所以全天理也此君子是由教而入用勉然工夫者與修道之聖人不同到得倣佛懼愼獨總是不離道之功雙之守門閫者戒懼是平時防守

慎獨是臨時盤詰盤詰即所以防守也原非兩事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一頃也

或問要之性爲道所由出教爲道所由成一言道而性教已該之矣道也者古今人物之所共由循之則治失之則亂人當以身體之與之合而爲一雖須臾之頃不可離也如其可離則是身外之物而非率性之道也道之不可離如是是故由教而入道之君子必戒慎乎其所睹而後恐懼也雖至靜之中萬有所聞而後恐懼也雖至靜之中萬感俱寂而其心恐懼而不敢忘則存養之功無時或間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于須臾之頃也

析講章句日用事物當行之理解道字皆性之德而具于心原其本于性也無物不有物字就是事物之物無時不然時字就是日用之時二句正言道隨時隨物而在所以不可須臾離道根着人身無乎不在如綱常倫理起居食息之類皆物也須臾離道便不成个物了時只隨着物上說遇着這物便是這時過着那物便是那時惟無物不有故無時不然惟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本文須臾字謂時也故註以頃言道不可離非離道不得還是人不可離道若是離他不得朱註又何以云以至離道之遠只是如或問所謂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猶言是道便不是道蓋決言之詞惟是道不可離于須臾故雖不睹聞時亦須戒懼也不睹不聞正與須臾二字相應不可就以不睹不聞爲須臾玩章句常字敬畏之字蓋自所睹所聞說來而極之于不睹不聞亦不敢忽正見其不離道于須臾也○朱子曰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俱未萌芽即下文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以防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要知戒懼亦不是着力把捉只是一念惺惺主敬而已○

[顧麟士]曰太意謂睹聞之時戒懼自不待言至雖有不睹不聞之時戒懼未起而早自戒懼則無時無處而不存養可見此理既貼章句亦照未發不待存疑諸書之參訟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合參夫道無不在君子固當密存養之功而更有切要之處在所當謹者如人念慮萌以地言則幽暗之中何隱也以事言則一念之動何微也然迹雖未彰而機則已動其欲爲惡人雖不知而自知最眞有甚于人之所共知者則是天下之著見莫過乎隱而天下之明顯莫過乎微矣此不謹後將有不及制者故君子既常戒懼而于隱微獨知之中尤不敢不致其謹以審其機焉不使片念之不善得以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以至于離道也

[新講]戒懼愼獨皆承道不可離而愼獨又申承莫見莫顯隱猶心曲中言微猶一念之動言莫見莫顯全在獨知上蓋他人看着自家只是見得外面而其中纖悉委曲反有不能盡知者這隱微雖無形迹彰露然念慮萌其機已動或善或惡自家看得最眞誠中形外必至暴著而難掩故云莫見莫顯獨字正是說隱微一字上文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而我所獨睹獨聞之時之處也蓋知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而我所獨睹獨聞之時之處也蓋知獨處正是理欲分界最爲緊要愼獨兼存天理遏人欲而過尤重于一念萌動處即爲省察看是天理即加擴充若稍悞于天理便是人欲便加遏絶○[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多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于惡○[胡雲峰]曰太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睹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纔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是敬以遏之也○[朱子]曰獨不是獨自時與衆人坐對自心中發念亦是獨處

喜怒二章大意 此二節推明天命之性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究極皆不外乎吾心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衆人全道不可離君子固窮主敬之功矣然道之所以不可離者以斯道體用之全本不外于吾心之性情也如喜怒哀樂四者人所共有之情當發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四者之理初無四者可言無偏無倚恰在中間斯謂之中焉喜怒哀樂自有个當然之理無可過無可不及所謂節也及其既發而皆中節是施之咸宜而與當然之理不相拂戾斯謂之和焉中也者性之德道之體也寂然不動而宇宙事物之理無所不該是天下之大根本也和也者情之正道之用也感而相通古今人物之所共由無不恰適是天下通行之達道也夫中和爲吾之性情而道之體用即在是則道本不外于吾心而發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心而惡可離也此君子有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不密也

析講此節是大凡說不着工夫不須下兩節字方須上兩節說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具于人心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但欲無失其初充滿其量無有如戒愼等工夫耳喜怒哀樂未發不是念而未發是全未萌動應感俱寂時也中字如云不偏不倚方不墮兩畔非如情欲意見之各向于一途○程子

日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中之爲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而指中即是性所發而皆中只是不失其未發之本體耳無所乖戾者謂其不乖于喜怒哀樂之理也和字如五味之調和一般發不出來不但怒哀非和即喜樂亦非和以有所乖戾故也發皆中節不但喜樂是和即哀怒亦是和以無所乖戾故也○朱子

曰四者未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所乖逆所謂和也又云在中者四虛無着之義纔發是不偏于喜則偏于怒不得謂之在中矣

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上處之恰好無過不及即是無偏倚者之所爲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如喜不中節便是倚于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怒哀樂亦猶是故謂之和○中爲大本者天下無性外之道至無能含至有至虛能含至寔也和謂達道者蓋發不中節則爲一人之私心發皆中節之不謂有是各循而寔之也此節謂之據是地位而目之也前率性之謂道道字對性教言爲理義名目此達道道字對大本言爲和字名狀○兩天下字寔包得天地萬物以起下節之意○孔疏賀場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未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發或問君子知斯道之體用具于人心而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由也于是盡其戒懼之功愈嚴愈敬自所睹聞收斂之以至不睹不聞至靜之處毫無偏倚而有以滿其中之分量則天命之性全而大本之立日以固矣尤盡其謹獨之功愈精愈密自隱微之中以至應物之際毫無差謬而有以滿其和之分量則率性之道盡而達道之行日以廣矣然中和非二人之中和而天地萬物同有之中和也中和既致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懽忻交通而萬物于此乎育焉至此則修道之教亦自我出眞能不離道于須臾矣推其極若化不可爲而究其功則自戒懼慎獨始由教而入之君子可不殫廢修哉

析講上節分言性情之中和爲斯道之體用此節合言之而要其體道之極功以結上文意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

謂要體認章句自字以至字及或問愈嚴愈敬愈精愈密等
意蓋戒愼存由敎而入者之始事推而致其和則修道之極
功聖人之能事矣致中和不止成己從心體之存主以至禮
樂刑政之運用無不盡善方與位育氣脉相關位育雖以理
言然寔有其事位如天無二日民無兵亂凶荒物無疵癘卯癌之虞致中和即收位育之
效如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庶徵咸若應之仲舒所謂人君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
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蓋天地之爲天地不過陰陽
五行其理悉付于我而萬物亦同得此理故云天地萬物本
皆一體吾之心與氣相爲流通應感也萬
物育處又本天地之氣說者蓋位育相因猶中和相爲體用
虛齋云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
安則天地之氣順矣然後萬物得是氣以化生于天地間者
始遂所謂育也不能致中和焉能致和天地不位萬物焉能育
所謂體立而後用行者如此可見中和位育總是一貫特據
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伯璿曰心正則天君安泰即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

康悅即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
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之寔○位育在天地萬物所以
致其位育者則屬之君子蓋天地本位若無聖人造就之則其生養終有所
限亦不得謂之位育矣○或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
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
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
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才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
長幼夫婦相處相接無不是這個即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
是寔理流行○中和位育兼事與理言自天子以至庶人皆
可做得如此堯舜達而在上能使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便是
位育之寔事孔子窮而在下明道十萬世能使二綱五常終
古不墜便是位育之寔理○蒙引性道教皆出于天本然之
義理也戒愼以致中和當然之工夫也位育自然之效驗也
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有是工夫自有是效驗以應
之○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至天地位萬物育
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存疑當知戒懼已是約之不可說
用戒懼去約約上繞去敬心便在這裏便是有以約之若說用戒

懼去約之則戒懼是何事約之又是何事精之邊亦然○
【集解】約之精之云云只爲要發明致字故層折言之所謂推而極之也不是上文戒懼慎獨猶未至其極至此方至其極蓋致字工夫即上文之戒懼慎獨猶止于至善不在明德新民之外也讀者須善會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節三句言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

道次節首二句而言失其存養省察之要指戒懼慎獨二節也終言聖神功化之極指中和位育三句也

【仲尼曰章全肯】此章辨中庸以維道也開口說仲尼曰三字見三言之有本而聖訓之可憑也君子中庸一句包含全部中庸之義自大舜顏淵子路以至文武周公皆是君子自予臣弟友以至禮樂政事皆是中庸此句不可輕淺看過小人如隱怪一流皆是上節是言體道離道之人下節是推原體道離道之由也全章俱是孔子之言蔡氏以下節爲子思釋孔子之言不可從○此章爲下八章之目索隱三復言遍不及而歸于君子之依中庸所以結上八章之意以應此章也一支大意如此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賦人物所共由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合參】子思引夫子之言以釋首章之義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也雖爲人所同有然惟君子爲能體之而無過不及小人則反之而不能體之本然若彼小人存乎中庸之所發一依中庸

者非偏則倚發于外者非過則不及其日用常行皆與中庸之道相違背矣

析講　胡雲峰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一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指皆中庸也仲尼祖述以下仲尼之行者皆中庸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于子思中庸之論本于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不偏不倚者中之體無過不及者中之用而此理原是平常故又說箇庸字非中之外又有庸也本文中庸字屬君子而章句作道理解者道理本自中庸也體之依其本然也兼內外存發知能言然只據現成地位說勿講似工夫語下時中方着工夫邊小人反此謂不依其本然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

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發序　君子之中庸以君子有爲善之德而于凡應事接物又能隨時以處中夫既爲君子則中庸之體立而又時中則中庸之用行此其所以中庸也小人之反中庸也以其小人有爲惡之心而凡應事接物又肆欲妄行無所忌憚夫既爲小人則中庸之體悖而又無忌憚則中庸之用違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間而已矣

析講　上節是泛論此節乃推原其所以體反之由嘗以章句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六句作正解後蓋中無定體以下齊及戒愼恐懼者只是作中庸語意未必是孔子當日語意也後凡引孔子語者類然有君子之德即是存天命之性而全其未發之中隨時以處中即是循率性之道而達夫已發之和須要得二一串意小人須照註添一反字時解有作小人自以爲中庸講誤甚有小人之心謂其心之多欲既雜乎天理之本體而又無所忌憚不合時宜而行之于理之是非事之

利害都不顧也無忌憚正是不中庸與時中二字對看都看不行事上講○張南軒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林次崖云君子知其在我二句此是推上一層工夫說君子所以時中處不是屬有君子之德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時中小人不知上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肆欲妄行三句對無忌憚說○朱子曰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于無忌憚者又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又字須要分明○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之世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非中矣居于陋巷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則入則居于陋巷非中矣○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雙峰饒氏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時中二字註先云隨時處中又云無時不中中非兩意也惟其隨時處中所以無時不中若不能隨時處

右第二章

○此下十一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愚引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如君子中庸舜之智回之仁子路所聞于夫子之勇以至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者便是能存養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若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久矣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人之不能期月守中庸之不可能以至素隱行怪半塗而廢其間人品高下各有不同然均之爲不能致中和而無以立教于天下者也通此章之言總題首一章內所含之意

子曰中庸節全首

此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但上章中庸兼體用言此專主用言故註只云無過不及雲峰胡氏曰此比論語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之意見中庸之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今參夫子嘗有言曰天下之道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皆非善善之道惟中庸之理無過不及爲日用常行而不可易者其至精至粹而無可復尚矣乎今世人各拘于氣稟偏于習俗鮮能知之亦已久矣寧不重爲世道慨哉

析講至字意就無過不及上說出蓋無過則一毫不可損無不及則一毫不可加乃至當恰好之理故曰至民猶言人也就是下章智愚賢不肖之類但不可露耳特說俱宗蔡氏兼上下並言不知註中世教衰云云乃朱子補孔子之意見得由上無立教之君故下無興行之民而上之不能中庸已自見矣則民字自應專指在下之人說上下並言者非是鮮能者所知所行不能無太過不及之弊便是人字照前須臾須臾離之且不可而況久乎有惕然醒人意此章只言民鮮能下章乃言民所以鮮能之故也

右第二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此承上章言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由急求知道而不察以起下章之義上節推本不行之由下節慨人之不察乎道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禀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參或問天下之道無窮行之本一人所嘗行與所能行也而今之不行于天下也我知其不行之故矣蓋人須認得這路方纔依着去行今有二等氣質聰達的人測度高深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而其知常過乎中庸之道既

以道爲不足行又有二等氣質昏昧的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而其知常不及乎中庸之道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中庸之道本是常明而不容闇昧者也而今之不明天下世我知其不明之故矣蓋人須行過這一路方纔認得極真今有一等氣質敏幹的人好爲詭異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而其行常過乎中庸之道既以道爲不足知又有一等氣質柔懦的人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而其行常不及乎中庸之道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析講　此總貝道之不明不行由于人自離道也行明不是說道自流行著明乎天下不行是蓋意不及明是晦意道之通塞晦明又全在人之體道會道上三見故下接說智愚賢不肖以發明所以不行不明之故智愚宜屬不明邊賢不肖宜屬不行邊而必交互言之者蓋知行相因必知之真而後行之至而後知之明也

湖雲峰曰　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道之所以行即回之仁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說智仁勇此章爲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以道爲不足行仁者以道爲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于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析講　或問然道之所謂中者乃天命人心之正常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今夫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嘗之而不失矣其知智愚賢不肖之不察何哉

析講　此是譬喻亦不當竟作道看人兼知愚賢不肖飲食以見道不可離雖能知味隱說人自不察二句上節言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秉之異也此節譬其不察啓以加學問之功也加學問之功而察之而盡得知仁勇工夫則可以至于中道矣豈生秉所能拘哉○蒙解此節之意猶云人莫不爲乎也鮮能知孝也人莫不爲臣也鮮能知

忠也不知忠孝便不成其爲臣子過與不及便非外乎中道非只在道中而不能盡之義若猶曰在道中不必責其能知矣

右第四章

道其不行章全旨 此乃承上起下之詞上章言道之不行由知者過之故此又言道其不行必知下章舜之知無過不及然後可以行之也然由不明故不行在上章則知無中有此互詞此章之註故聯絡前後章而爲言耳本是僕人不行道知說道其不行則字大有感慨言道豈其不行其不行者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合衆子嘗有言曰道者當然之理固人所能行與亦當行也而今非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中庸之道其不行于天下矣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少章之意

舜其大知章全旨 此承上章言道由不明故不行必大知知舜而後道可行也通章只重知上一節句是贊舜之知是由大知而能知此非如此而後有以成其知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黎氏全夫子嘗有言曰人非知無以見道然有小智有大智若古帝舜其大知也與何憾生知安行以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見閒有限凡處一事不肯自謂已知其理也必切切然好問于人而于人問所得之言不但高深之論必察也即極淺近之邇言亦必以爲至理所寓而好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矣察之而其言之不當于理而惡者則隱而不宣而其言之當于理而善者則機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如此天下之人孰不樂告以善哉然言皆善而或過或不及不同之極致有兩端焉未必其皆中也舜則執其兩端執爲過孰爲不及而擇之極其審兩端之內有言之至當不易而恰合于此事之理者謂之中則直以措之事業而用此中于民夫人之論舜者必將謂其聰明睿知高天下而不可及也孰知不自用而取諸人者乃其所以爲舜乎呼知必如此太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也

析講首句因舜而想見其太知與未句因太知而益想見其爲舜語意自別講太知須照下不自用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此其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已所有便有窮盡○好問以下相粘說去蓋好問好察以求天下之善而問察之中有兩端則執之而量度取中以從天下之善也○問者問之于人察者察之于已兩好字見舜舉善之心一發于自然不識不意蓋舉人之心與道爲一體處皆道爲好問好察非勉有所不知亦見得天下之言無非道之所寓也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敢隱揚從問察來○蔡氏曰舜心有善無惡故惡投之即執不覺宣揚出來此意最妙若謂有意隱揚便非太聖人身分○執者持衡之意謂執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執兩端只就善言一邊說蓋言雖善也有過的也有不及的也有不及的不同之極致而以吾本然之權度量度其說之得中者而取之兩端猶言兩頭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非指兩件而非指兩端之平中處爲中也譬如人有功德而衆有自極厚以至極薄不同之說是即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厚薄得中之說是即用極薄之說以此類推莫不皆然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吾惟求其是而已用其中于民猶一言用其所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捕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合泰予嘗有言曰世之人曲之論利害則皆自負曰我能料事于未然而智矣然所謂智者貴乎知禍而能避也夫何纚乃自驅而納乎其中而莫知所避焉仁險傾陷以取禍敗是其心有所蔽也果得爲知乎亦猶今之人與之論理則皆自負曰我能析理于精微而知矣然所謂知者以其知之真而守之固也夫何纚知辨別以來中庸顧乃隨得隨失而不能期月守焉雖有所擇終非己有是其知終未真也安得謂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欲明

道者不徒貴乎知及而尤貴乎仁守耳

得之中于民也民之秉彝本皆有是理而物欲蔽之故章句言行之至極此章只重知一邊故章句又曰然非在我云云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混作一用字說

人說者大謬其斯何繼舜上言語氣當云舜之太知人皆以舜爲不可及矣不知不自用而取人者所以爲舜也如此說方渾融勿泥出大知字如常說云其斯以爲舜之太知也○集解邇言淺近之言非淺近人之言也即禹舉陳謨有邇言惟幾之意深達者亦有淺近者自黃氏洵饒有謂千劉羌請問下民之說時解意似舜當日置禹皐諸臣不問而惟問之于工瞽劉羌因有用民之中于民之說不知執其兩端其字承上兩端說非以用其之其指民說也

右第六章

(八)皆竟全旨

此一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由不行以起下回之仁上段如詩之興體借上一段引起下一段之詞正與辯之不自用相反所以

析講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衆人也提出子知二字正是賢智一生受病處上知字自能料事幾于未然言下知字自能析義理于毫釐言畏禍陷阱踰機所伏號者即子知之心驅之也擇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言擇中庸便是擇了去行但行之不久又失了要補行字能擇正在能守處見之不能守必意是擇之不真若真知之何不能期月守哉○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同一一月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回之爲人章全旨

此承上章言道之不明由于不行必能守如回而後道可明也宜重行上真知全在拳拳服膺上見若只空空能擇不爲真知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之

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而道之所以明也

析講回之爲人一節本生眞知之粹而又能察說擇中庸是于天理上固源異派處分別得到故能去不一以見一而知而弗去也一善活看是隨擇隨得隨得隨守之意蓋隨所擇而得一善則守而弗失之弗也無善字膺字俱是身上借用字服寔以身體毫無放逸此是能守而爲行之至畢竟從知之眞上來故章句單言眞知之故能擇能守此○蒙引擇乎中庸自傳文而來也服膺弗失則約禮之至矣○顧麟士五日能守即是行存疑謂行在擇之下得之上大錯○張侗初曰舜其大知以明爲行也重執兩端何嘗能擇所以能用之

爲人以行爲明也重服廢弗失句唯能守方見能擇

右第八章

天下國家章全旨 此章與引舜問處一個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承上章言仁智必如舜問而後道可明可行若智不若舜仁不若舜則中庸便不可能不可不勉屬當發而以勇輔智仁也故必如下章所言學者之强始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後能擇能守承上起下之意如此舉三事之難以明中庸之尤難上二句輕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合參存疑 朱全子嘗有言曰天下國家至大難治也然不論

當理與不當理而辭祿可以得去則貪廉明敏而近于知者能均之爵祿人情所好難知也然不論當辭與不當辭而但以不就之爲高則貪廉廉懦而近于仁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然不論當死與不當死而但以輕生爲勇則資禀果敢而近于勇者能蹈之是三者雖要皆不必干行而無擇于義且或出于氣禀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夫中庸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奇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隳于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寔不可能也

析講章何言三者亦智仁勇之事因其類而偶屬之嘗輕看人于三事未必皆偏但此文意則主三偏者說耳之近謂近于知仁勇如所謂明敏廉潔果敢是也上二句輕是言至難者尚不難以引起中庸之尤難○朱子曰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此只言賢者過之之事蓋就其所長處看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朱子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行也○直解云知之未真守之未定不是太過便是不及正此意蔡氏謂不

可以力能欠融章句義精貼貼勇勇一邊重養學者義必求精仁必求熟便無人欲之私便是智仁之中之勇正以起下章云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正與此句相應

○雲峰胡氏曰如管仲一匡天下如晨門荷蓧丈人之徒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三者可能也証佐極確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路問強章全旨　此承上章中庸不可能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固必有舜之知回之仁又必有君子之勇而後可能也南北以勝人爲強風氣之外者也滿以中字爲主南方不及乎中者北方過乎中者皆氣質之偏便然必如君子之方純乎義理而爲中庸之強與衆人對正與南北之強對重在末節

南方四節大意　強者力足以勝人之名故下二節皆有人勝人字末節則用自勝字問克治而來三者之強正是氣質所爲中庸之強精粗絕不相類然就其細者論之亦有過不及在可以形出中庸耳夫子欲進子路以學問克治而來三者之強則自學問克治而來三者之強却先分別南北之強取本來自強面貌重全在抑而強與平聲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揔語辭而汝也

合衆子路好勇夫子知其發問之意在于行行之強而先詰之曰強之類不一汝所問者果賀于南方之風氣而爲南方之強與果賀于北方之風氣而爲北方之強與抑本于義理而爲汝學者之質強與

新安陳氏曰汝之析講照應結束此句

合衆子路蓋聞剛足以勝人之名而未得其真故問于夫子曰士何如爲強

南方之強正是氣質所爲中庸之強精粗絕不相類然就其細者論之亦有過不及在可以形出中庸耳夫子欲進子路以學問克治而來三者之強則自學問克治而來三者之強却先分別南北之強取本來自強面貌重全在抑而強與平聲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揔語辭而汝也

合衆子路好勇夫子知其發問之意在于行行之強而先詰之曰強之類不一汝所問者果賀于南方之風氣而爲南方之強與果賀于北方之風氣而爲北方之強與抑本于義理而爲汝學者之質強與

新安陳氏曰汝之析講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合參如何是南方之強處只寬柔勸化令自悔悟即不逞教弗計也甚而人以橫逆施之亦只受之而不報復即所不當受弗計也此風氣之強也亦不失爲忠厚之道君子以之自處焉是不及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

二節析講南方之強所以不得爲中者以其專主乎含忍而不知其有不當含忍處也不及亦有不當誨者如禮有未至心有所疚無受教之地有爲惡之素之類無道亦有當報者如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之類此則一概含忍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此便是能勝人處故謂之強本是強之不及但此不失爲忠厚猶近于君子之道此君子淺看與末節君子不同下節則專用申氣故曰強者之事曰道曰事亦有高下一節是借用字取暗習而安之意死而不厭謂其心之自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合參北方之強則異是金革凶器也殺身重事也彼則平日視金革猶衽席而安習其中難以此戰鬬而死亦無怨悔之意此風氣剛悍專以果敢勝人北方之強也乃志士勇士不忘之心而強者以之自處焉是又過乎中亦非汝所當強者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

也蓋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合參南地之強皆偏于一偏以勝人而學者之強在于變化其氣質之偏以自勝故成德之君子自有義理之強焉如處世貴和而和易至于流君子或貴違理隨衆而至于流是擇乎處人之理而守之而自勝其易流之私者也強哉矯處已貴中立而中立易至于倚君子或違衆獨立却能自信其是不肯易方以從人而至于倚是擇乎處已之理而守之而自勝其易倚之私者也強哉矯君子當國有道而富貴則能行道之為者志得時亨施其蘊而不變其未達之素修是擇乎處達之理而守之以自勝其易變之私者也強哉矯窮者難堪多不終其所守君子當國無道而貧賤則能守義安命以終其身而至死不變其生平之節操是擇乎處窮之理而守之而自勝其易變之私者也強哉矯君子之強如此此非從義理學問中來不能也由夫子告子路之言愚之可見

學者誠能勇足以制私則不戰于物而能擇不奪于物而能守又何中庸之不可能哉

朱子曰此君子指已成德者言分人已總是中庸之強也和與中立輕重圓有道無道一例看不流不倚與二不變之一例看四個不字最重此處正見強也益衆人都被這個打倒他獨植立得住不為之倒豈不是強四者皆兼擇守意皆本勇足以制私來擇屬知為智守屬行為仁此曰非勇不能擇守則是勇兼仁智而仁智皆賴于勇也新安陳氏曰此句乃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強應抑而強蚊一句○朱子曰此四者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四個不強哉矯皆贊嘆之詞和光同塵易本軟而流蕩和而不流左謂之強獨立于衆人之中而無所依謂之中立獨立無依則孤易倚于黨援識淺易倚于私智必中立而不倚方謂之強一兩而字緊有力量重全在不流不倚上有說將中立中字竟講作中庸之中言能自立于中庸而不倚于過不及未免與上句看作兩樣却似中立便能不倚又拯緊而字一轉斷不可從○或

問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甚分明爾如何是中立而不倚曰如武王伐紂不百日反心彼斷然以爲不可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眞註〕中立與獨立稍別獨立者只是違衆獨立理之是非還未可定玩一中字必須衆人皆非我獨是方可言中○未達之所守生平之所守只是一樣但國有道則身出而仕回視潛修則爲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身未出仕故但言生平○〔顧麟士〕曰此節明中庸不可能何須識得地位尊重

右第十章

〔素隱章全旨〕此章承上合言知仁勇以繼之此本支中一結與君子中庸章相應歸重末節上首節知行太過次節知未至行未盡要皆不能中庸者也末節知行得中智仁勇兼備而進中庸之極正所謂君子以結前數章之意均爲發明首章之義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譌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歎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素淺說〕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繼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而要其極于聖人也故引子曰以證常之理爲不足行不足知也而深求隱僻之理欲知乎人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欲行乎人所不能行此蓋欲歎世而盜名也小情厭常喜新故後世亦或有稱述之者焉此其知行皆過乎中不當爲而爲者也吾則知吾之所當知行吾之所能行寧無述而不爲道中失正之知行矣

〔析講〕首二句一串說言其纔情而盜名也正人平常之理人皆可知可能人或忽之惟素隱行怪適中乎人情喜新之病故足以歎世而盜名如謂其所知有高世之識而述其所知謂其所行爲震世之爲而述其所行是也吾弗爲之正見仲尼不爲已甚者述是稱述不是傳述不可以此節爲智之過下節爲愚不肖之不及君子遵道與愚不肖有別○〔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之事後漢緯讖之書莫異之行如於陵仲子申屠狄屠生之徒是也○〔蒙引〕此隱字是

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費弗爲是費隱怪非道而費弗爲不必說到吾所爲何在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賞罰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合參世又有一等勉然之君子知道之貴中也隨事隨物擇乎中庸之道而遵行之是知足以及之矣但其力有不足行至半塗而廢棄不進焉此其知行又失之不及不當已而已者也吾則行之子終必要之于至乎半塗雖欲已而弗能已矣

析講此君子是次說下君子方指成德之人言遵道一句俱兼知行說不可分上句爲知下句爲行蓋上句知中藏有行是知因行而無終也○朱子曰只爲他知處不親切而守得不安穩若大智之人下一知字了萬當所

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自住不得耳○遵道句知字在行上見半塗句行之不遠要亦知之徹遵道句要補擇字意○費弗能已句在聖人兼素中還作勉焉而不敢廢說至誠無息意看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合參若夫無過不及而體道不息者吾有得于成德之君子焉君子所知所行自然依乎中庸之理而與爲協一不爲隱怪亦不蘄遵循也能終身不見知于人而終不之悔益信得中庸之道惟在我所當盡之事而不求述于世自不廢棄于終也此則無過不及有始有終純乎天而盡乎人惟知盡仁至不賴勇而裕如之聖者能之夫聖則吾不能然不容不以自勉矣噫夫子于隱怪弗爲于半塗弗已則其所能者正在乎此雖不以聖自居而亦豈能離之哉道之所以明且行

者端必願之矣

新講此君子指成德者言與上節不同依者不違之謂言與中庸為一也依字與上遵字不同遵字着力依字自然知行依乎中庸則平常之理無以動世固有避世不見知干人者悔者以前日所為無以致人之知而欲改為之也遯世即終身之意不見知不悔者正見得此个道理出于天而備于人乃吾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耶○存疑云此是道德之純便是不慍非依之外別有不悔也○蔡氏曰此君子全不以在外得失為念故曰唯聖者能之○不悔唯人之至能行是聖人蓋中庸其至矣乎而此能依之不悔唯人之至能行道之至也此則所謂君子中庸而道統歸之者也是贊詞○前此說鮮能不可能而此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既曰吾弗能已則此節正其所以為又曰吾弗能已意亦勉之之辭也○雙峯饒氏曰正吾夫子之事而能而乃歸之于聖故朱子以已意勉之猶不自居云云○此章每節三十句例看則依中庸句當與素隱遵道二十句應遯世句當與有述半塗二句應唯聖句又當與弗為弗已二十句應註中只偶舉以見意不可泥章句皆之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此中然則夫子于舜之知費之也于回之仁許之也于由之勇抑而進之也○史氏曰右以前十章大概發明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當知當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于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全旨

通章以費隱二字為主然隱不在費之外費而隱在其中以見道不可離也首節概言道費而隱總自次節形容其費隱二節相承之次也

言只大勇若無勇非謂無所事勇也須善會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合衆子思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曰道原于天而體備于君子故道爲君子之道是道也其當然之發用充滿盈溢無物不有無適不然蓋極其費而就其中之所以然之體則無形迹可見無聲臭可聞又極其隱焉

析講君子二字不重只泛說道理連天地萬物都包在內非專言人道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曰費而原于天命則隱矣隱所以贊費之妙非是費外又有隱也章句體用二字勿平看體即道也謂之體者對發用言之耳蓋即用而體在其中朱子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即此意也○饒雙峰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庸八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此隱字乃微妙之隱與素隱隱字不同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知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不得其正者

衆說何以見道之費也使斯道之流行能及于大而小或有所間能入于小而大或有所遺皆非費也自今觀之彼夫婦之中之愚者未嘗無所知也然亦有本然之良知于日用常行之理可以與知焉而非其全體之至也及其至則雖聖人猶無所不知而或時與天地隔耳目有窮亦有所

不盡知焉夫婦中之不肖者于道宜無所能也然亦有本然之良能于日用常行之事可以與能焉而非其全體之至也及其至則雖聖安行之聖人亦無所不能而或數與勢阻心力不逮亦有所不能盡行焉不但聖人即以天地之化育如是其人也宜無不盡之道矣然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失正人猶有不滿其願而憾之者夫道無可憾而天地有可憾是天地亦未能盡道如此夫婦之所能知能行遠而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固兼大小而極其至者也故君子之道就其大者語之則渾淪博博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孰有能出其外而載之者就其小者語之則幾微纖悉無物不入其內而破之者道眞無不在哉

【講】此節總是合大小以形容道之費夫婦與知與能揔率其性之自然而爲夫婦日用當行之事言亦不過人道之常耳如事親事長秉彝井白之類皆是及其至兩至字是道之全盡處

【朱子】曰人多以至字爲聖人所不知能何爲聖人道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能是沒緊要的他大根本處原無欠缺夫婦與知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能知是萬分中又少一分○

【劉上壬】曰聖人與愚不肖字對照不是與夫婦對照蓋聖人亦夫婦中人也○天地之大主道之大言此是因聖人有所不知能而更推上一步所以甚言道之費非但責天地以體道也講不知能與有憾處切不可說壞天地聖人夫婦愚不肖便含一大小字君子語大一句即頂上以贊之也故字承上來君子語大勿誤作君子語大是以君子之道而語其大也下句做此莫能破是析開不得意蓋因此道愈析之而愈有愈分之而愈完也○

【熊勿軒】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黃洵饒】曰其大無外如發育峻極是也其小無內如三百三千是也通節總是形容費字而隱在其中○

【史伯璿】曰章句以爲其體隱而不可見正以其無形象之可指陳雖鳶魚之飛躍亦但其飛其躍可見其所以飛躍者則在乎心悟而已○

【襄註】水能載舟以水出于舟之外也今觀莫大于天地而不能盡道則是道包于物外物不能出于道外也故曰莫能載萬物皆道而使其中猶有纖悉毫釐不是道即有此纖悉毫釐之間隔于其內而道爲可破矣今觀夫婦之愚不肖皆與于斯道是無微不入更無纖悉毫釐之間隔故曰莫能破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發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斡繞爲文

合參 道之極于大小如此而其流行活潑之機不更可以詩見之乎 大雅旱麓之篇云鳶率其性而飛至于天魚率其性而躍于淵詩豈獨爲鳶魚發哉蓋言天地之間無非物物之物無非道爲之上飛凡皆道之上察也任舉一鳶而成象于上者皆道也魚之下躍凡皆道之下察也任舉一魚而成形于下者皆道也道在天地間其昭著如此可見大莫能載卽此察上下者之統會小莫能破卽此察上下者之散殊何費如之而所以然則隱矣

析講 蔡氏曰上文已見二句下之皆道矣但其在上在下一段洋溢活潑的機神無可擬議故引鳶魚二句指點之于飛躍二字見道之察以察字味嘆道之費飛躍一字描寫率性之道最眞卽鳶魚是道不是舉鳶魚以形道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于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講上下二察處離却鳶魚不得泥定鳶魚不得引詩只上舉一鳶下舉一魚以見道之昭著于上下止于天淵道之昭著于上下非上下止于鳶魚之飛躍也察是自然昭著意正與首句隱字對看恐人以道爲難見故特就化機昭著處作一番指點也 ○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个什麽物事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于天地之間非纂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泰淺說 合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朴始乎夫婦是之間蓋人事之至近而道不遺乎其際所謂愚不肖之可與知能而小莫能破者此也及其全體至極處則昭著乎天地之間而無乎不徧所謂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大莫能載者此也此皆道之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焉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而君子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可有

析講陳氏曰造端夫婦與知與能及語小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天地不能盡及語大至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造端猶言起頭勿滯作本原等字意不過極言其至小之處隱微之間亦斯道之端倪所露欲人知道之不可離處察字雖總是昭著之意但上節是言道合大小而無不在此則專指遠大者之充塞言也君子能戒懼慎獨從夫婦知能處做起至于天地萬物則道之察乎天地者在我矣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雙峰饒氏曰始言中和費隱大小以為下七章之綱領○此章論道之以見此道管攝于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于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于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于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智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于達孝

道不遠人章全旨　上章言道說得廣大了故此章反而約之吾身以見道不可離也通章總為遠人以為道者發以首節為主下二十句只作解首節而緊要處在不遠人二字人者不遠人為道四節言雖聖人以為道也各節不遠人以為道意重而忠恕違道不遠尤為通章關鍵蓋以人治人不願勿施欲使人人各盡其為人之道是以忠恕之事治人雖憧憧自修則在己之道是以忠恕之事自治總是不遠人以為道工夫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合參　子思引夫子之言曰道者命于天率于性昭著于日用人倫之間初無難知難能之事何嘗遠于人哉但人之從事為道者每欲離人事而求高遠則必拂人之性而不由夫自然失事之宜而不合于當然是雖知所難知行所難行而實

知人之所不必知行人之所不必行也便不可以謂之道
析講通章人字是子臣弟友之人道即爲子爲臣爲弟爲友之道道不遠人便見爲道不可遠人下二十句特反言以決之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爲道二十句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爲道人字是指爲道之人上爲字兼知行下爲字當謂字看○陳氏曰此三十句諸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蔡氏曰說道不遠人正見道即在人身上人即下文子臣弟友之人也指出人字正要學者當身體認盡人即以盡道矣遠人即隱怪便不是个道了此三十句正見爲道不可遠人○王觀濤曰遠人不是遠別人即自遠其與人同然者耳如素隱行怪是也○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率性而已豈假外求哉○章句衆人與第二十條張子所謂衆人同猶言人人也不是指出衆人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睨之猶以爲遠也指以人治人之道各在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黎存疑何以見爲道之不可遠人也豳風伐柯之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所伐之柯即其所執之柯便是所執之則求之不遠也然即詩言思之夫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雖在此柯然所執者已成之柯也所伐者未成之柯也而彼此別焉自伐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夫道各在當人之身而無彼此之別本性所發能知能行真不遠也與柯則不同矣故君子之治人也即其人之身以其所能知能行者而責之行焉其人能改而知所能知能行所能行則人道盡矣即此不治而不復以難知難行者望之也此可見道不遠人以爲道也

析講睨而視之二句是因詩詞而反其意以起下猶以爲遠下要補出道與人相合無間與柯之則不同意以上總是發明道不遠人故君子二句是正言不遠人以爲道也治人

教人上說亦以知行貫如孝弟是爲子弟之道即以之教天下之爲子弟者是也○朱子曰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道道理做從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蔡氏曰以人治人方是不遠人爲道改而止必將治之以人外之道矣此改字不要看得容易予能以道自治可知說以人治人便見所治皆人所欲此處已隱然爲忠恕發端矣故下節遂承言忠恕違道不遠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人之仁是也

泰本全夫君子治人而必以人者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道

也即此可悟近道之方爲盡道在人心體用皆備但人爲私意間隔故所以施于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遂遠耳若本忠而行之以恕即物我之間未能渾化而心公理得可幾自然其違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道外之事施于我我心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猶己之心不以己所不願者而施之于人此忠恕之事也以此求道違道不遠矣

析講忠恕句盧下正言忠恕兩个字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往以至于道爲不遠也忠恕及至忠行乎其間○朱子或問云道者當然之理根于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強而能也然能忠恕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定而施無不當所以自是而往以至于道猶爲不遠又云公己公人之謂道爲私意間隔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而去道遠矣若忠恕便漸漸能公于物我豈不近道合二十說觀之義始徹曰不遠者道率循其性之自然而無乎不當忠恕猶是勉然事故只說得不遠下二十句本是忠也○史氏曰忠之一事者蓋已所不願處無一毫虛假便是忠恕是盡己之心推以及人之事故不願勿施固推己也所

欲而施于人亦推己也下少文施諸己二句是不欲而勿施于人者君子之道至先施未能一節是推所欲以施于人者一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 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于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義甚明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絶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常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顧言行之力則行顧言顧行之力則行

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合發是忠恕也丘所願從事焉爲君子者也君子盡倫之道大端有四而丘之自反尚未能一焉如子之求乎人之爲子必欲其孝然反求諸己我之所以事父者未能盡孝也臣之道在忠所求乎人之爲臣必欲其忠然反求諸己我之所以事君者未能盡忠也弟之道在恭所求乎人之爲弟必欲其恭然反求諸己我之所以事兄者未能盡恭也友之道在信所求乎人之爲友必欲其信然反求諸己我之所以先施于友者未能盡信也君子之道我所未能如此然丘之所未能者皆君子之所已能也君子以君子自勉弟友之道責之而擇其可欲言不輕出也行易至于不足則不敢不勉以自力謹猶恐其有餘則不敢盡以自嚴如是則所言皆其所行而顧行所行逮于其所言而顧言君子胡不有寔踐言皆篤論而慥慥然無一毫之虛僞矣乎此道所以全于君子也君子則當以是爲法而

自勉矣凡此皆忠恕之事而不遠人以爲道者也

折講先施未能以上是夫子自言未能盡君子之道以下正言君子能盡道也欲以是爲則而自勉意在言外見之所求

者非真去求人只是論道理如此未能言未能如其所以責人之曲盡也此只是夫子望道未見之心如此予臣弟友之道即是庸德以此道而形于言即是庸言踐其實必使德有諸已也撰其可者必其所能行或所已行而後見于言也有所不足四句即是上二句工夫而益自加勉耳兩不敢字正見其必勉必不盡也言顧行行顧言正見其行謹之至慥慥雖說言行皆實然便見得一緊道理皆實有諸已而無一毫虛假矣說約云慥慥句是倒挽文法○朱子曰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事君等亦然又曰事父此便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道若有一毫未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

○史伯璿曰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己所欲施之于人也

○蔡氏曰贊美君子正寓願望之意自修意在言外觀首尾兩君子相照應可見○自伐柯節至此文氣當相承看伐柯

節言爲人之道即在當人之身天節承上言惟道在當人之身故求之于心而道自不遠未節承上言其不欲者既當推己以及人則其所欲者尤當因人以盡己正所謂盡己之忠而藏身之恕也三節原上一氣遞下又朱子引張子二說取其與章意相合非夫子之言意爲可見作三平開說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有焉下章放